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馮士新

古今攷卷十四

元　方回　續

令祠官祀天地　四方上帝　山川

舜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此百世祀典之始也上帝孔安國注謂天及五帝而不言地六宗注中一爲四時餘爲寒暑日月星水旱北漢所謂上帝四方也其說詳見史漢著於後山川即九州名山大川五

嶽四瀆之祀今析爲三而攷之

祀天地總攷 三十六條

肆類于上帝注肆遂也類謂攝告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正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回謂人主自有祭天之禮因他事及出征大裁靑告天則謂之類非正祭也孔安國以爲告天及五帝則當辨明之上帝之爲天如孝經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言之謂之天專以天之主宰之神言之謂之帝孔安國謂告天及五帝則一天之外又有五帝竊恐非也朱文公所以疑書傳非安國之筆也漢儒習見五帝之說與天混言之固不可與天分言之亦不可漢書郊祀志引書及孝經此語師古註類於上帝曰上帝天也此言簡而當至注孝經上帝則曰上帝太微五帝也以文王配五帝未之聞也

右書類上帝孝經配天配上帝攷

正義於書類於上帝有曰周禮司服於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此二句正義疑鄭之所云非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鄭意亦當然矣回謂

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神恐不當尊之與上帝並稱古之有天下者曰三皇曰五帝又曰王故取乎世人至尊之稱謂天皇天謂帝上帝君之也主之也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神亦天之臣也恐不當稱為帝月令五天帝五人帝五人臣皆非帝王時書呂不韋之所撰家語亦非孔門的傳皆未可信

右正義所疑孔傳及家語五帝攷

或問舜攝告天而不告地何也曰中庸有之郊社之禮

所以事上帝也郊祭天社祭地而其文單言上帝則祭地可知也古人省文耳古有互文對文省文焉知舜之類於上帝不併祭地乎焉知周之郊不併合祭天地乎焉知周之明堂不併祭地祇乎所以詩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也毛傳鄭箋並不下一語而缺之

右中庸郊社詩郊社天地攷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上圜丘合祭六議劄子謂圜丘

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更改謂舜之類武王之柴豈有不告地祇之理如回所謂省文是也蘇公又謂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引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此文備見東坡奏議卷第十三之第三篇學者當詳考之大抵自五帝之說興而上帝之尊稱不明自北郊之說興而社即祭地之舊典遂廢自耀寶鬼靈威仰之讖緯雜襲

而妄人小子輙撰名號以褻天神天稱皇天或昊天上帝不當泥六天五帝之説地稱后土或稱皇地祇不可泥劉歆北郊之説東坡先生謂古人合祭是也五峰胡氏謂古人社即祭地執此為據一掃夫後世之附會不經者斯足以見學者之至一矣

右東坡合祭天地五峰社即祭地攷

陳祥道禮書著天地之辨二篇及畫圜丘方丘二圖皆附會周禮周禮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陳祥道先述周

禮故多艸今先言易以證之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此謂作樂之盛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此郊之配天明堂之配帝皆用樂也上帝即天天即上帝祥道曲說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易與周禮其義一也竊詳豫卦大象前後說易者數十百家無五帝之說祥道非也祥道謂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且詩書

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必劉歆之附會無疑愚甞於社稷攷後第八條附五峰胡氏郊祀之辨攷第九條附社即祭地攷第十條附鄭玄不辨地社攷又訖附天與五帝上帝攷凡周禮五帝出處具在陳祥道費辭遮護附會劉歆全不可取學者詳之

右陳祥道附會周禮五帝攷

天即帝帝即天互文也盖稷曰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洪範曰鯀湮洪水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又曰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此天即帝帝即天也又馬得有所謂五帝者乎上帝為天之主宰之神有以平居對越言者指其禮不指其形有以齋戒祭祀言則有感應之道焉天聰明天明畏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伊尹格于皇天伊陟格于上帝帝謂文王不大聲以色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以對越言者也天即帝也帝即天也又豈有所謂五帝乎禮記大雩帝又以共皇天上帝之

祀又因吉土以饗天帝於郊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郊社所以事上帝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聖人為能饗帝易王用享於帝及前作樂薦上帝又聖人以享上帝立廟此以祭祀言者也天即帝也帝即天也又豈有五帝乎自秦創西畤有白帝之說浸淫為四而漢高又增黑帝為五帝秦人焚書之後漢儒生而習見此說文帝五畤之外後惑於新垣平之說作五帝廟立五帝壇親祀之平敗使祠官領之而不往武帝之世毫人謬

忌奏祠太乙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久之又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太帝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又其後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宫垣名曰崑崙以并祠上帝焉於是作明堂汶上祠太一五帝於明堂皆謂之不經可也蓋自漢興有五時之帝文帝武帝有新垣平之五帝有謬忌之五帝有公玉帶汶上明堂之五帝而太一最貴又郊雍有禮甘泉祭天汾陰祭地各有禮又

封禪泰山有禮益不勝其繁云

右引經證天地攷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即帝無二天也帝即天無二帝也而秦漢以來有六天六帝之說所謂大示地示土示后土皇地祇皆地也三代之前以郊對社而祭地焉社稷之社對立者又有所謂王之大社分五色土以茅包之封諸侯者也或者其亦祭地於此社歟令諸儒之論謂后土非社謂地神有二陳祥道曰先王親地有社存

焉禮曰饗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愚謂祥道此言引經良是胡不曰祭社所以祭地也而曰祭社所以親地也一字之異侮文弄法甚矣朱文公是胡五峰之說謂祭社即是祭地詩書無北郊之文而祥道惑於劉歆之附會引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引大祝大師大會同盟於社又曰建邦國先

告后土以為后土非社矣殊不知古人互文后土者社所祭之地神社者地神所祭之地互舉其一也謂后土别是一地神不謂之社則大示地示土示皇地祇與后土又各為一說乎郊者祭天之地社者祭地之地謂南郊祭天於地上之圜丘北郊祭地於澤中之方丘除周禮外他經皆無其說且如祭地北郊其為地神即大示地示土示皇地祇后土一義也正義附會鄭說謂黄琮禮崑崙之示以夏至兩圭祀神州之示宜以七月河圖

推象云崐崘東南萬五千里神州孝經緯云祭地示於北郊皆不可信陳祥道又謂大示則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天帝非一帝地示非一示皆有臣下僭君上之意如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氏無箋正義曰昊天有成命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按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但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

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此鄭玄注也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故以貳至之日祀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回敢問鄭玄天神而曰北極地祇而曰崑崙不小吾天地乎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如此則郊自郊丘自丘乎陳祥道記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吕之樂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至

日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寶䰟也五帝太微之帝也分郊與丘別感帝與四帝且謂王肅不合攻鄭合郊丘而一之然則夏至之日祭地於北郊澤中之方丘謂人主親祭也同是一日又屈人主祀感帝於南郊不亦勞乎郊之壇築以人力郊之丘因其自然以通也謂丘非郊既不通謂人主一日而南郊明堂合祭天地並侑祖宗當如眉山蘇氏議外去五方帝之說去考工記五室之說昊天上帝外五帝之號稍為降

屈又須掃去北郊之說凡祭地並於社壇何必夏至日而祭北郊大暑之時而服大裘決然不可樂六變八變之說亦恐皆出臆論於詩書無所見盡從而去之一切簡易庶幾真近古云

右引緯證郊丘攷

以周頌攷之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郊祀天地合祭之樂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所以盡文蓋以為泰壇為燔燎之壇泰折為埋瘞之坎人力為之圜丘

方丘因天地自然之形圜丘之上天神南面王北鄉方丘之上地示北面王南嚮左宗廟右社稷舊說周制宗廟向南社稷向北禮記祭社之禮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愚謂圜丘祭天不祭地而日月從祀居東西方丘祭地不祭天而日月從祀居東西則是一歲之内天地之大祭各一而日月乃兩得從祀可疑一也周郊祀后稷以配天此謂南郊圜丘之禮而周禮與祥道並不言配稷之位何也北郊方丘祭地夏至則夏至之地

示無所配乎可疑二也周以建子月為正則子月南郊午月北郊若建夏正寅月為歳首則是夏五月先祭地冬十一月後祭天先母而後父可疑四也冬至南郊大裘而冕可也夏至五月半北郊亦大裘可乎可疑五也祥道謂秦四時漢五時祠五帝為非而祥道力主周禮五帝之説又謂秦之祠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此史記封禪書文欠小山之上命曰時七字）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又謂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

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祥道自注後世壇有八觚祀天其上奏樂其下非先王掃地而祭之意指唐宋以來也此事自王莽已失之矣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騂駒龍馬一切侈靡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北郊此王莽所制光武兆南郊於洛陽之陽兆北郊於洛陽之陰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隨廢殆盡愚謂祥道所言專主周禮分祭天地南北郊圜丘方丘而易詩書無一足證假如有之後世人主決不可行夏至方

丘之禮東坡有云議者或以合章也思文后稷配天也此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章也古人省文言配天則地在其中矣於祭天地歌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歌不言地天包地也祭其所配之后稷則歌思文后稷一章八句此冬至日南郊之禮也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則配天亦可謂之帝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章也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九月也此於廟祭上帝也而以文王配周所用之月

未可知也歌此我將我享之一章十句孝經曰以配上帝而歌曰維天其右之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天即帝也不言地地在其中矣天地文王共此一詩也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鄭玄注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歟此春夏祈穀之樂章也周之世人主一歲親祭天者四此也以成周之盛而别無祭地之樂章何也胡五峰謂社即祭地載芟春祈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正義謂秋下或有冬字此亦人主親祭社者

土之神即祭地也周頌別無祭地之樂歌即知祈報社稷為祭地也而南郊明堂祭天必合祭地也獨周禮言南郊地上之圜丘北郊澤中之方丘樂六變樂八變天神皆降地示皆出而未嘗有一句言及后稷配天之禮似乎祭天南郊無所配也祭地北郊亦未嘗有一句言所配何人劉歆豈全不識周制歟考工記有明堂五室之說補冬官之亡非劉歆筆天地春夏秋五官之內亦未嘗有一言及郊配后稷明堂配文王之說吾故謂周

禮一書大半有不足信者

右引周頌證周禮無配天配帝之人攷周頌別無祭地樂歌

陳祥道禮書引詩禮記周禮郊祀天地泰壇泰折圜鍾六變函鍾八變言冬至圜丘夏至方丘之所以然謂祭天地始於王莽議者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愚謂東坡此言是也坡後引漢世合祭魏世合祭而所引唐賈曾議尤明白有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

太祖禘於郊則禘祇羣望合食於圜丘唐世亦合祭乃後又論今古禮文繁簡今不可行古禮及周禮當矣至矣盡矣郊明堂合祭天地並侑宗祖百世不可改矣元豐至崇廟嘗行北郊之禮果何益哉王莽之徒創南北郊本以媚元后故用高后配地祇於古無稽然猶用正月人主合祭天地南郊而燔於南郊瘞於北郊冬至夏至以后不省方為辭有司攝祭南北二郊來者用東坡不以人廢之意合祭為上

右引陳祥道禮書辨南北郊攷

陳祥道禮書周禮有言祀天者有言祀昊天上帝者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此四節前兩句無病天即帝帝即天也後兩句黨護劉歆五帝之說非也上帝即是昊天上帝無二帝也創為五帝之說分上帝與昊天上帝為二豈有此理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此乃曲為之辭别無證據謂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無祀五帝也五行之神五方之氣雖天之所為然實天之臣也豈可以帝尊之如此則天有七帝也又鄭玄以北極耀寶鬼為天皇上帝如是則天有八帝也周禮兆五帝於四郊非古周制有南郊有北郊又有四郊則是六郊也祥道謂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黄帝少昊顓頊而已以是為五帝則前此豈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

人臣春句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以愚觀之祥道所指之古者不知實是何時月令止言五人帝五人臣祥道必欲言古者祀五帝為五天帝周禮有此五帝之名未有五天帝之名讖緯之書有蒼帝靈威仰及赤黄白黑五天帝之所以名始於鄭玄注見之且古之初制字也名天為天名地為地名皇為皇名帝為帝名王為王豈有所謂北極耀寶凫之名又豈有所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名皆漢元成間

末學所偽撰也而鄭玄深信之蓋四時四帝之名自秦始定四時為五時加四帝為五帝自漢髙帝始漢陋儒習見熟聞此五帝之異也而周禮出焉孔安國注書類上帝有曰天及五帝亦惑于周禮周禮非先秦古書及真周制月令乃吕不韋之所為未嘗行用制度皆不應古鄭玄以為殷制自欺而又欺人陳祥道拘泥五帝愚不得不辨近世郊祀明堂雖合祭並侑然有昊天上帝外又有天皇大帝耀寶鬼之位又有五天帝之位即為七帝晉天文志天皇大帝史記天官書太微三光之庭其内五星五帝座皆恐不然

右引陳祥道禮書辨上帝五帝攷

周克殷後十四世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索隱曰毛詩傳赤馬黑鬣為騮羝牡羊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索隱曰汧水出汧縣西北入渭皇甫謐云文公徙都汧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吳陽武時好時陳寶神不書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

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索隱曰百當作白秦君西祀少昊牲尚白牢秦諸侯也雖奢侈僭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夢見上帝命平晉亂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立三十九年卒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或問禘之説曰不知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司馬遷引此謂魯之郊禘秦

之諸畤僭天子之禮季氏僭諸侯之禮傷周之衰也其後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黄帝徐廣曰凡云作密畤二百五十年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一百二十歲而秦滅周漢王令祠四時上帝者用秦制也

秦襄公居西垂初作西畤祠白帝

秦文公徙都汧作鄜畤祭白帝

秦徳公徙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

白帝如故

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祠青帝

秦繆公始平晉亂百有餘年孔子生

秦靈公作呉陽上時祠黄帝又作下時祭炎帝

秦獻公徙都櫟陽作畦時祀白帝在隴西西縣人先

祠山下形如種韭畦

右秦四時五帝攷

史記封禪書至武帝天漢三年乃後武帝猶有十一年

在位班固郊祀志此以下方是固所書今攷秦漢祭祀
天地事先用馬記馬記已絶始用班書按太史公書秦
始皇歲時奉祠惟雍四時上帝為尊秦貴有六時四帝三時不親祀見後
其光景動人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
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春夏用騂秋冬
用騮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
其帝色黄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
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

見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西時雍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木禺龍禺馬音過又音偶一說謂寓其形於木一說謂偶其形於木如土龍芻狗之類權火之權如字烽火也狀若井桔槔其法類稱故謂之權張晏音爟者不然周禮司爟乃火官之名東萊大事記於無俎豆之具注曰俎豆之廢自此始於三年一郊注曰此天子之親郊也後世三年之郊始於此以愚攷之四時之帝一歲八祠而三年一親郊一時用四駒四黃犢

四羔有珪幣無俎豆有瘞埋無燔燎始皇之一身固不能一日而遍四時望拜於咸陽之旁而以權火之烽通光明於祀所則奠獻之禮仍付之有司彼此舉烽火相應則彼獻而此拜如此謂之親郊又三年一舉人主何難之有

右秦四時三年一郊無俎豆攷

史記封禪書高祖以十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

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止有四何也莫知其説髙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黒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名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愚謂高祖爭天下五年得天下七年十二年間干戈奔走日不暇給固未遑禮文之事終其身未甞一親祭天地

因循秦制加一時一帝為五曰此上帝也而不見祭地之禮豈以社為地故猶有古意歟縣立公社民立漢社稷御史立豐枌榆社亦皆有司行事民則自祭山川之祀亦付有司宗廟之制罔有所聞春秋責備賢者高祖而不能革秦之陋還周之盛奚所望於後之人哉

右漢高祖五時五帝不親祀攷

孝惠在位七年高后稱制八年史漢不書祀典當如高祖以有司祠官行事文帝即位十四年史記封禪書誤

作十三年制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閒者比年豐登皆上帝諸神之賜也有司議增雍五時西時畦時禮物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按秦廢俎豆漢文帝復用俎豆見於此謂秦制可襲而周制不之講者皆因陋之弊歟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下詔議郊祀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於是夏四月始郊見雍五時史漢紀皆書曰始幸

雍郊見五帝此乃漢以五帝為上帝周之文王配明堂上帝春夏祈穀於上帝恐未有五帝之文而漢儒拘於五帝之説以五帝為上帝陳祥道謂昊天上帝統乎天者言上帝則五帝無存焉漢制以五帝為上帝陳説上帝無五帝即六帝也不可從十六年夏四月郊祀五帝於渭陽此漢紀書也十六年上親郊見五帝渭陽廟此史記書也此乃新垣平所作渭陽五帝廟廟不在國中而在郊班史不當去廟字新垣平之制五帝廟同宇帝

一殿而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五帝廟南臨渭元始五年王莽奏孝文初起渭陽五帝廟祭太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太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特文帝於是使博士諸生剌六經而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剌六經謂采取之也劉向七録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非今之禮記王制也漢武帝巡守封禪事蓋萌芽於此又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

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其後新垣平以詐下吏治誅夷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之上不親往

按此漢祭五帝有高帝雍之五畤又存秦之西畤畦畤為七畤文帝又立渭陽五帝廟長安門五帝壇而王莽謂冬至祭太一夏至祭地祇皆并祠五帝則五帝卑於天地矣漢人以太一為天疑始於武帝郊祀志所書莽奏似不相合然則漢之於天地之祀可謂褻矣

右漢文帝五帝廟壇攷

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然則孝惠髙后孝景凡三十一年間人主未嘗親祀上帝又不能如秦之三歲一親郊可謂慢矣然天下茍安何也政治粗修誠敬初感則禮雖簡而尚無害文為徒盛德行不至則禮雖盛而徒為繁王莽之議禮豈皆非哉莽之心天厭之矣

右孝惠髙后孝景不親祀攷

孝武皇帝在位五十四年年十七即位壽七十一建元

元年在位初元五月詔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注歲以為常曲加禮元光二年在位之八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史記封禪書曰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索隱曰漢舊儀云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時三歲一遍皇帝自行也今攷漢書與此注不合孝武即位八年方一祀五時不知何為祭天何為祭地元狩元年在位之十九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去元光二年凡十一年與三歲一郊之說不合此五時之

再祀也元狩二年在位之二十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連年二祭與三歲一郊之説亦不合此五時之三祀也元鼎四年在位之二十八年始巡郡國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又相去八年與三歲一郊之説終不合此五時之四祀也是年幸汾陰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音誰詔有祭地冀州之文此武帝祭地之始也上之郊雍也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合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寛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

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黄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祀衣尚黄於是天子始立后土祠上親望拜如上帝禮先是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師古曰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黄帝含樞紐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黄帝名神斗回曰此皆讖緯之書西漢末始有之武帝時未有此等名讖緯之書其名皆三字如含神霧斗威儀皆陋儒妄撰不足信天與上帝又有太一亦不典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師古曰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為壇開八通之鬼道索隱曰司馬彪續漢書祭

祀志云壇有八陛通道以為門又三輔黄圖曰上帝壇八觚神道八角通三十步也回曰上帝壇指太一也
於是天子令大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亳方
愚謂五方五行五氣之為常帝不合於易詩書之義謬
忌謂為太一之佐蓋謂上帝乃泰一也然何必異其名
五者泰一之佐也佐者人臣之義也何得名帝東南郊
亦恐三代無之周禮有南北郊有四郊月令有四郊此
又有東南郊即為七郊而六帝是禮也天子不親往也
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

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如此則於八觚壇之上立天位地位太一位謂之三一祠不知天地之外又復有所謂太一何也易有太極言道理事物之根極不以為氣不以為神列子所謂太易太始太素之類皆長偽多端者也此之祭天子亦不親往賛矣元鼎五年在位之二十九年冬行幸雍祠五時此五時之祀五見者也是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時於甘泉天子親郊見師古曰祠太一也朝日夕

月此葢用或者之言謂五帝太一之佐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又決以公孫卿之言為之也太一祠壇倣謬忌太一壇壇三陔徐廣曰陔次也師古曰三重壇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餘禮物詳見封禪書郊祀志此所謂始郊見太一靈陽奉瑄玉者也漢之大祀莫大於此矣

太一三重壇之下分列五帝壇始見天帝在上五位環侍之意隆太一之禮而殺五佐之物然未若明正昊天上帝之位配地壇上五帝稍屈其號始應古典也元封元年在位之三十一年始用事華山中嶽泰山明堂別書在後元封二年在位之三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雖三年前已創甘泉泰畤猶不輟雍五畤此五畤之祀六見者也元封四年在位之三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此五畤之祀七見者也幸河東三月祠后

土此后土之祀再見者也元封五年在位之三十五年三月幸甘泉郊泰畤此泰畤之祀再見者也是年南巡神别書太初改建寅之二年在位之三十七年二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此后土之祀三見者也天漢元年在位四十一年春正月行幸甘泉祠泰畤此泰畤之祀三見者也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此后土之祀四見者也後元元年在位之五十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武帝時年七十矣此泰畤之祀四見者也明年後元二年崩武帝

在位五十四年七祠雍五畤四祀甘泉泰畤四祀河東后土而封禪明堂不與焉元鼎五年滅南越之年郊祀始用樂然天子望拜之所與壇場之所連烽人主惟拜而已則其禮何難哉

右孝武五畤后土祭天地攷

封禪之説見於管子之書史記封禪書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無懷氏伏羲神農黄帝炎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成王所封皆泰

山而禪不同竊恐管子亦非真管仲之書漢儒妄撰者也因秦漢封禪而文其辭以欺世耳孔子之書所無有學者不當輕信孟子不盡信書在人具眼而已服虔曰增土之高歸功於天禪闡也廣土地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又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瓚曰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又曰除地為墠祭於梁父後改墠曰禪此說通廣土地與闡字義不通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韋昭曰鄒魯縣山在其北回嘗過鄒縣謁元豐孟子廟見嶧山甚卑

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小杜詩嶧山之碑野火焚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五為大夫禪梁父音甫刻所立石其辭三句一韻凡十二韻索隱謂夏之興碣石會稽三銘皆十二韻是也文雖典古亦不難及此一刻末有云遵承遺詔永承重戒遺詔二字是時未以為諱李斯之徒所見甚陋也天下主有功有德何必刻石而銘之唐平吳元濟韓愈作平淮西碑乃朝廷令為之亦陋也史記封

禪書即帝位三年東巡封至於泰山下諸儒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石土草木掃地而祠席用菹稭如淳曰菹讀如租稭讀如戛師古曰茅藉也菹本菹借用言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黜儒生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禪於梁父其禮頗采泰祝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見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黜不與聞始皇遇風雨即譏之此司馬遷所云漢武帝時方士言

黄帝以上封禪皆致恠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此所謂譏之云者也禪字從示從單(時戰切)古禪讓是也封禪之禪止是䄠祭天之名䄠禪墠同音同義後世僧家竊此字作平聲以為禪定之禪殊無義理佛字僧字皆古書所無從衣從單乃襌衣襌(音丹)衣不重者與此字異文中子十卷百端妄謬其曰封禪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上五字是下兩句始皇漢武靡侈不為欲求神仙不死豈止於夸天下乎阮逸注謂三代以

上無此禮管仲言七十二君特設陳詞止齊桓公耳此數語是

右齊桓公止封禪秦始皇封禪攷

漢武帝元封元年在位之三十一年春正月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遂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乙壇之禮在二年前元鼎五年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

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絶莫知其儀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歷年不成以問左內史兒寬

寛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祀於天地神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回謂林逋詩自謂身後無封禪書乃泉下相如愧此語也然世未有責倪寛之迎合從臾者所謂建中和之極垂萬世之基皆不切語詒是年行此禮未建寅也故以夏建改冬十月為元封元年天子既已

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於上上忻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以東方朔諫而止元封二年春幸緱氏城至東萊公孫卿言神人無所見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若禱雨然為名至瓠子塞決河亦以為名是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欺天罔人如此此事班固史帝紀不書秋作明堂於泰山下元封五年令行南巡狩至南郡江陵而東至盛唐

在位之三十五年望祀虞舜於九疑登禮灊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遂北至瑯琊並海上所過禮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増封甲子始祠高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通鑑作始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初天子封泰山東北趾有古時明堂處事見孟子齊宣王問答古蓋有此明堂基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宫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

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即元封二年也

見漢帝紀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

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

崐崘道入而上又至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

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有司代祠焉山上舉火下

悉應之公玉帶圖事通鑑不書史記武紀褚少孫全寫封禪書無可攷漢書武紀二年秋作明堂通鑑亦書此以數書刪節成文太初元年在位之三十七年冬十月行幸

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十二月禪

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師古謂高如字非蒿里也陸機尚未免誤況其餘乎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祀蓬萊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改元太初太初三年在位之三十九年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閭禮漢書如此寫隨筆應劭注石閭在泰山下此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天漢三年在位之四十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史漢行幸上一字即指東輿行之所在也通鑑多一上字非是天漢四年在位之四十八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祠高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癸未祠景帝於明堂甲申修

封丙戌禪石閭征和四年在位之五十二年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於明堂癸巳禪石閭是年武帝已年六十九矣明年改後元凡二年而崩年七十一初封禪時四十六歲開其端者司馬相如也成其事者兒寛也其後幸泰山七增封修封五祀明堂於山下五至六十九歲禪石閭而見羣臣言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不可追悔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

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嘆嚮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回謂武帝惑於方士之説謂封禪可以不死故其所以上泰山而欲得封者在於浮海見蓬萊而得仙耳加以巡行郡國肆其游觀之侈惡夫無名因修天地宗廟山川之祀以文之自元鼎二年始巡行自在位二十八年至崩無歲不出勞民動衆南征北伐西討東遊兵民之死者不可勝計猶幸而輪臺下詔之年併神仙事

咎悔之嗚呼雖武哉亦愚哉班固賛司馬通鑑評二文

絶妙

右漢武帝封禪祀明堂攷

漢自武帝大初元年定歴建寅其前三十六年年號少

有追為之者太初以後四年一改元後元二年而武帝

崩宣帝即位年十八改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

年號之名四年又改黄龍元年止一年共為二十五年

而崩昭帝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郊祀志書曰昭帝即

位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即位大將軍霍光輔政上恭已南面非宗廟之祠不出十二年乃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祠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修武帝故事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為神爵元年四年詔別書在後　五鳳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通鑑誤書曰春正

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漢史行字即指上之乘輿不當添上字而以行為出行之行然則司馬公亦有誤文誤意也三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此一句通鑑上却無上字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𤝍來朝黄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故因三祭書呼韓邪事以見漢宣帝神爵以來鸞輿入出止

從事於甘泉之泰畤雍之五畤河東之后土而非以巡狩游觀為侈靡他無隴西關東河北江南之幸信乎漢之英主也而年僅四十三更得二三十年在位漢庶乎無王氏之禍哉

右漢宣帝行幸八祀攷

秦漢祠祀率以神光為詫郊祀志云唯雍四畤上帝為尊秦制也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泰最所貴之異神也漢高惠呂后皆未嘗親祀五畤文帝聽新垣平之説作

渭陽五帝廟火少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比光應之始也武帝初郊祠泰畤詔謂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元封元年親郊嵩高詔謂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荀悅曰萬歲山神稱之也登封泰山詔謂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於怪物四年祀后土詔謂朕躬祠后土地祇見光集於靈壇一夜三燭六年祠后土詔謂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為黃金是年春作首山宮立廟祭后土神光三燭太初二年祠后土詔謂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

應（介山在河東皮氏縣周八十里高三十里）大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應劭曰東萊縣也）祠神人於交宮門（琅琊縣有此宮）若有鄉坐拜者（師古曰如有神之景象向祠坐而拜也漢注大神並見且白且黑且大且小鄉坐三拜）回以謂神光三燭山呼萬歲天神皆出鄉坐三拜皆大人迹之類也漢宣帝十三年初祠泰畤詔誇芝草部獸白虎威鳳以為震於珍物又云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晉灼曰黃圖汾陰有萬歲宮師古曰晉說是也）此所以改元神爵也其後五鳳甘露黃龍皆以祥瑞改而

誇美光應莫如神爵四年之詔春二月詔曰廼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所為百姓蒙祉福鸞鳳髙舉飛覽翶翔集止於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嚮海内永福其赦天下夫武帝之神且白且黑且大且小宣帝之光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於壇果天為之乎抑人為之乎

今按周禮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鸁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祭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簇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黄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之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

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此注殊不可曉虞書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豈以此說為祖歟後世有謂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彈琴六馬仰秣豈不間見一二禮記所謂蜡禮迎貓迎虎本是古之戲事迎致其神虎與貓誰實為神以司之天地之間虎無數野貓狸狐尤無數豈可謂真能致

其物者虎可致而祭之民不恐乎葉公好龍而致其龍亦無此事姑設譬耳而劉歆之書鄭𤣥之注其語意皆死而不活有是事歟有是理歟下文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於天神言降於地示言出豈真見其形降於天出於地哉劉歆書不可謂全偽亦不可謂全真得無附會漢人主光三燭山三呼神三拜之詔以欺世歟鄭注多有紕繆且如六變八變九變注

謂此三者皆禘假如周果有圜丘方澤宗廟之祀初不可以禘言一妄也祭天當是昊天上帝祭地當是皇地祇如何注謂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崐崘二妄也周禘祭帝嚳以太祖后稷為配郊祭天以后稷配祭明堂以文王配今乃曰人主祀后稷禘郊明堂不同三妄也其謂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以祭之惟此數句為然此注下文云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鄭玄不讀孝經乎故凡周

禮南北郊圜丘方丘之說有不足信而鄭玄之注尤不足信又如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注謂地示所祭於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周制左宗廟右社稷在王城宫門之内左右尚書毛詩易並無北郊之文先儒謂郊即祭天社即祭地疑無北郊鄭玄注且為此且為彼不足信也漢大祭祀以區區聲聞影現為肹蠁之報與夫周禮經注之非不得不辨

右漢大祭祀光應山呼神拜及周禮降神致神攷

漢元帝諱奭漢諸帝班史不書諱於注見之二十七即位在位十六年初元來光建昭五年一改元畀乎武宣竟寧改元以呼韓邪來朝而改是年五月崩年四十三

郊祀志云元帝遵舊儀間歲一幸甘泉正月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舉泰畤后土之祠今攷元紀祠泰畤五祠后土五畤各二與志不合又云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室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為丞相

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祠廟上遂復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 紫陽方氏曰韋玄成傳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合古之制天子七廟在宫門之内而西左廟有七皆向南中為太祖左為昭右為穆祔昭遷昭祔穆遷穆遷其主於太祖之廟之夾室非毁折而墟之也漢郡國六十八各旁各

廟一旦毀折而墟之可乎此數十節攷天地四時上帝山川之祀因及此一節宗廟事合附攷於社稷之後盖右社稷則左宗廟也雖漢不如古制後世又不能如漢制故鶴山總名之曰古今攷而回續之云

右漢元帝祀泰畤五畤后土附毀廟攷

漢成帝年二十即位二十六年四年一改元如武宣建始初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㣲四年綏和二年而崩年四十六始即位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

事於初改元之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是日大風拔甘泉時中大木𤣥章以上韋與匡同政由王氏自鳳始擅議宗廟自元帝時貢禹始罷郡國廟自韋𤣥成始大槩此曹皆黨於王氏然前此猶未議郊祀也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則舊三大祀之壇場皆毀矣何其勇也王鳳為之而諸腐儒黨之也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三月辛丑上始祀后土於北郊此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之奏也羣臣議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

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五十人引禮記大壇大折南郊北郊之文宜於長安定南北郊天子從之當時是劉歆周禮未立學官此所引禮記漢儒禮記也又引偽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蓋是時漢儒俱不見孔安國古文尚書故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八字羣儒不知謂天子五廟而已以其引禮記不引周禮推之則知成帝初周官猶未出也至王莽於平帝時奏議定南北郊合祭分祭始引周官

禮春官禮春官大司樂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樂六歌
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又引地上圜丘樂六變澤中方丘
樂八變事前此未有儒者引用其為劉歆附會莽意而
莽主用其書無疑也然則周禮其可盡信乎有南郊又
有北郊有上帝又有五帝易詩書所不言雖史記封禪
書有所謂周官曰冬至日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
日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似乎司馬遷
嘗見今之周禮然下文删去北郊字恐遷亦有所疑所

謂周官者其真周公旦之所為乎未嘗敢信也成帝北郊不於夏至而於三月盛夏行郊禮後世人主決疑難必行亦可以類推矣成帝一行南北郊禮之後至永始二年在位十八年矣凡十六年一親祀是年十一月始再幸雍祠五時先是帝以泰時拔木之異問劉向劉向以正對言其非上意恨之恨悔也後上以無繼嗣令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及五時陳寶祠如故永始三年也其後祠泰時后土各四五時二帝崩未葬

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何其急也盖杜鄴於王商輔政時有此請黨王氏也而王莽為大司馬兩年矣鳳音商根莽相繼當國視漢家郊天地祠祖宗之壇時宗廟快意毀廢輕有移易則簒弑之漸也歟元帝以前諸帝所祀天地宗廟雖未盡合古然以權柄在主上誠敬交神明何往而非天何適而非地五時祀五帝三時祠太一以武帝為佐汾陰祠后土京師郡國皆立先廟不無是非可議第有舉莫廢所謂西鄰禴祭可享可格

者也毁廟移郊貢禹開端匡衡韋玄成張譚杜鄴奮臂附王氏以至王莽誠不至而禮徒變宜不享不格也成帝好方士神仙谷永之諫雖切亦黨王氏者當是時惟劉向梅福敢言王氏為忠臣

右漢成帝改南北郊僅一祭攷

漢哀帝年二十即位建平四年元壽二年六年而崩年二十六以寢疾不能親祠祀復前世諸神祠官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建平三年十一月令太皇太后下詔

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　紫陽方氏曰成帝無嗣復甘泉汾陰雍陳寶祠用元后詔成帝未葬而復南北郊又用元后詔哀帝疾病疑改作非是復諸舊祀又用元后詔且元后是時未臨朝稱制成帝哀帝俱非幼弱而王氏弄權借母后為重以弄禮哀哉建平三年太皇太后詔時王莽還就國在國三年元壽元年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再為大司馬六年之間孔光為相阿附王氏者也莽之就國當是建平二年史不書歲月

右漢哀帝寢疾不能祀攷

漢平帝九歲即位是歲哀帝元壽二年六月崩平紀書曰九月辛酉中山王即位謁高廟即位謁廟漢之常禮然不知九歲未冠所服何服明年改元元始想是時甘泉泰畤雍五畤汾陰后土大祠祀皆有司行事而已元始四年春正月書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未知平帝親行事乎王莽代天子行事乎平帝始十三歲未冠也郊則已有創條改之南郊矣宗祀者又果何地乎是年二月莽始奏立明堂辟雍明年為五年春

正月始合祭明堂十二月平帝始加元服前年平帝年十二議納莽女為后去年二月立帝后王氏見高廟加莽宰衡不知未冠而同后謁廟與禘祭果何服乎史所書皆不明是年莽議正月合祭南北郊天子親之冬夏至日分祭南北郊有司奉祠平帝未嘗一舉此禮而十二月遇毒以崩

右漢平帝遇毒崩合祀南北郊實不行攷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謄録監生臣王焜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攷卷十五

元 方回 撰

祀天地總攷下

王莽明堂之制應劭注曰明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圜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宫在國之陽上八窻法八風四達主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戸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侯孝經曰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時帝大昊六屬此一句非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　祫祭明堂應劭注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祫祭者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祭此一句是師古曰祫音洽紫陽方氏曰上帝一而已矣漢儒以高祖增北時踵秦四時為祭五方五時五色之帝牢不可破故鄭玄曲說有七帝王肅以五人帝義亦抵捂且如明堂之文孝經明言祀文王配上帝何嘗於此地舉祫祭又明堂之制

亦不應如是之侈大抵漢儒議禮多如作符命之所為而符命之始始於漢髙祖之斬白帝子神媼夜號後世儒者當一本於正可也

右王莽明堂制應劭曰注攷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乎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王者尊其祖考欲以配天縁孝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歳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此以下歴述高皇孝文孝武祀事及建始永始綏和建平徙郊復郊始末臣譚與孔光平宴左咸劉歆朱陽薛順國田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祭周官天墬漢書如此今省文之祀樂有别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祀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祖先妣師古注末

詳並見周禮大司樂令本云同作六鍾鄭玄注先妣姜嫄也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祀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閟祀之　鄭注既淆亂王莽此奏於大合樂分樂亦不明天地四望山川祖妣六祭各用一代之樂而上文總云大合樂下文却別引六樂奏六歌事劉歆得古逸禮文飾之未可知也

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六變八變九變之說不可信

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根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地則地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四望之中添一海字而又別以山川為地理未通

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一也先妣配地古經文並無所見莽

訣元后為之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據莽制則一歲三郊人主親其一有司行其二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特牲用璽栗無非所以訣元后禮不見經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藉田千畝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埋用特牲一高帝高后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於北郊此禮不曾行平帝當年遇鴆而崩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此天地合祀以祖

妣配者也二帝三王並未見此禮莽至此引周禮冬至圜丘樂六變夏至方丘樂八變謂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王莽合祭之説後世所以不可廢者以人主千乘萬騎賞賜繁費而難之且周有郊祀天地之詩而漢郊祀樂章亦兼舉天地則三年一郊而合祭非得已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平帝則中毒崩不曾行此禮陰陽有離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此説於祭祀無預強為之辭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當此之時后不

省方　師古曰謂冬至之時后君也方常也不得常務王猶曰方事也冬至陰之復也夏至陽之復也故為

復則至於寂然大靜先王則天地而行者也動復則靜行復則止復則無事也王猶此說鶻突不通始夏至之復也孔子謂后以施命告四方此亦可謂之寂然大靜乎伊川謂閉關使商旅不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舜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岳是果不省視四方者乎横渠謂凡言后者繼體守成之主后不省方如言富庶復暇不甚省事四方是一說以方為事又是一說今王恭引此謂人主於冬夏二至不可出郊祀天地則南郊北郊指其方而言也謂不當親祭祀謂之事似亦可通然夏至后以施命告四方果全不事事乎呂監曰朱文公皆謂靜以養微陽文公又引月令冬至夏至君子皆齋戒處必掩身之說區區竊謂先王於二至不過閉關一日以止行人又暫不視事君子曰以外靜其形內靜其神於祭天地

自無所妨但不省小事而已王莽以六藝文姦言愚弄母后劫主然是時平帝未幾遇毒而崩所謂正月親祀南北郊合祭二至分祀有司行事皆未嘗舉行

右王莽元始五年奏合祭分祭天地攷

今之讀書禮記不可全信周禮不可全信禮記月令全不足信明堂位不可信王制不可全信月令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鄭注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古人作文用蓋字皆疑辭不足信也如天子居青陽左个以四時維之並不足信也王莽奏

陟南北郊惟周官令謂周禮有之月令有東南西北郊周制無所攷也王氏於元帝之後成哀平之間三十餘年天地之祠五陟焉其褻瀆神祇甚矣平帝幼不親祠改定合祭分祭南北郊之後以易之六子為六宗唐正義自有數說莽所謂非也謂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地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時宜令地祇稱皇地后祇曰廣時然則莽謂五時泰時俱不應古矣而地曰廣時何也又引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之文

分羣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地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云云於長安城之墜墜古地字並省文兆東方帝太昊句芒畤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皞蓐收畤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玄冥畤於北郊皆省文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矣此乃王莽用月令之文遷雍五畤於長安之五郊併南北郊而為七有泰畤為南郊又有廣畤為北郊又有五帝羣望畤為五郊則七郊七畤不已褻乎班史郊祀志書莽八鳳臺

五粱禾師古曰五色禾谷永所謂五穗禾煮鶴髓漢書煮作鬻髓作毻從今字貴易識毒冐犀玉二十餘種師古曰謂煮取汁以漬穀子也毒音代冐莫內反計粟斛成一金此黄帝穀仙之屬也愚按莽之所為愚天下愚后母愚少帝愚羣臣而又為人所愚則其信呂不韋之月令信劉歆之周官信羣不逞之符命皆一律也自篡位至末年崇鬼神淫祀天地六宗以下至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以雞當鶩鴈犬當麋鹿數下詔自以當仙　紫陽方氏曰古之大賊而

大愚無如莽矣後之儒者得志而相天下當以周詩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合祭之明文而祖用之不為王莽而廢也呂東萊讀詩記引蘇氏圜丘方澤語以細字注疑之也詩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自孝經有配上帝之說而其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天即帝帝即天也思文后稷配天也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也而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帝即天天即帝也東

萊一部讀詩記於凡言上帝處皆削去鄭玄五帝之文不録一帝二帝三帝四帝其誤自秦始加北畤為五帝自漢高始渭陽五帝廟惑於新垣平之說自文帝始甘泉立泰畤以太一為天以五帝為佐六天而又五帝自漢武帝始古禮以郊祭天以社祭地社稷之壇在宮門內有民社稷而無人主社稷自秦始故有所謂漢武后土之議此事尤當詳攷區區愚見以為人主合祭天地於南郊而春夏祈穀之類後世不可煩人主常行有王者作左

宗廟右社稷如古制革五帝之說為一天帝帝即天天即帝庶幾天下無四分五裂而三分而南北而十六國乎

右王莽五郊兆五帝及東萊讀詩記無五帝攷

漢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崩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丹書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元后亦知其誣罔而羣不道之臣成其說王莽遂為攝皇帝羣臣奏言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

曰假皇帝嗣君未立改元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三月己丑始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始二歲號曰孺子不正帝位莽擅為君漢亡於此矣居攝二年改為初始元年其年十二月篡位即其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凡五年又歷天鳳六地皇四而誅凡即真十五年班史並不書莽郊祀宗廟等事惟居攝元年未立君自為君以祀天於南郊與去年所制春正月合祭天於南郊二至分祀

天地南北郊無一相合其迎春東郊出於呂令秦漢亦未嘗行其即真十五年閒惟一至南郊鑄威斗而已明堂之祀亦不一舉惟一再至頒茅土而已地皇元年下書曰宗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此漢之明堂也革劉為王嘗祫祭而班史不書是年起九廟黄帝大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帝虞始祖陳胡王統祖齊敬王世祖濟北愍王三祖五祖廟不墮濟南伯王尊稱昭廟元成孺王尊稱穆廟陽平項王戚

稱昭廟新都顯王戚稱穆廟此莽高祖至父為四親祖廟九廟之制不經劉歆逆徒相為附會本不足書書此以見莽之議禮本皆私見臆說劉歆之周禮引用最多而又好異作怪瑣碎之中微有相類符命德祥福應四十三篇誣罔偽謬恐周禮亦其一也

右王莽篡逆祠禮其說皆不經攷

陳薦判太常元豐三年奏有曰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稽於典禮有所未合故罷之臣謹按周頌昊天有

成命郊祀天地前漢載郊禮歌十九章其七章曰惟太元尊媪神蕃釐說者曰太元天神也媪神地祇也第八章言涓選休成天地並向此天地同祀可以槩見恐非自王莽始也　紫陽方氏曰陳太常此議極當東萊讀詩記於昊天有成命引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歌也又引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不言合祭然小字注乃東萊之所疑毛傳不明鄭氏無箋正義之説舛剌不一謂於南郊祭所感之天神於

北郊祭神州之地祇案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回謂天即是昊天上帝地即是皇祇又何必更需天地之神以為所感之天神神州之地祇下文又曰但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其說不通下文又引大司樂冬至圜丘夏至方丘語泥鄭玄注謂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崐崘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回謂如此則郊自郊丘自丘圜丘方丘不可以郊祀言正義之謬

甚矣下文又引大司樂舞雲門以事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鄭玄注云天神謂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回詳鄭玄之意有夏正月建寅王者之南郊祀感生帝有冬至之圜丘其神主北極有夏至之方丘其神主崐崘祭之於丘不在於郊至於舞雲門以祀天神則指為帝舞咸池以祭地祇則指為神州之神五說支離全不足信

右陳大常合祭天地及詩正義鄭玄繆説攷

元祐蘇端明合祭奏已略見前今節文更書議者謂合祭始於王莽臣切謂禮當論是非不以人廢光武親誅莽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兆於洛陽為圓丘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漢世合祭之明驗也又案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大魏郊天之所凖故事為圓丘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魏世合祭之明驗也唐

明皇天寶之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
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
有事於圜丘皆合祭此唐世合祭之明驗也本朝儒臣
禮官講求損益圜丘方澤親祭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
今下合時宜上合典禮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已
未能是故徧於三歲當郊元年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
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
能易也今議者欲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以為周禮臣請

言周禮與今日之别云云太祖受天眷命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徧享太廟遍祀天地此國朝禮也古之禮親郊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如彼其少而一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内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云云至於後世四海為一機務之煩萬倍於古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今所行

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自后以下至文武百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百官皆有賜賚非周制也此皆不改而於周制地祇則曰不當祀於圜丘此何義也

右眉山蘇氏元祐奏合祭天地攷

元祐七年顧臨議合祭曰宋興以來太祖郊四太宗郊五真宗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其

不合祭者惟元豐三年一郊耳陛下嗣位八年已再饗明堂當並見天地今初郊祀合循祖宗之舊今未能用周禮而先罷合祭他日欲親祀北郊則不果欲合祭南郊則已罷父天母地偏而不備恐聖慮未得安也若北郊既不可行而後議合祭則慢神已甚雖享宴賓客猶不可如此況神祇乎今欲親祠北郊一歲再郊此必不能且夏至之日未易行也減損北郊之儀以就可行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近舍祖宗百餘年已行之禮而欲追

三代千歲不舉之祭去所易而就所難矣今不定後必悔之

右元祐集議顧臨議主合祭攷

元豐元年請罷南郊合祭議分祭南北郊陳薦判大常獨主合祭陳襄奏詆元始合祭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而襄先所引亦不過大司樂圜丘方丘之說大宗伯蒼璧黄琮之說謂緜漢歴唐千有餘載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魏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高皇之開皇唐

睿宗之先天皆希濶一時之舉則豈可以希濶之事强
神宗顧乃創為新說謂今既罷合祭實遇親祠之歲先
以夏至禮地祇於方丘後以冬至禮昊天於圜丘議者
或謂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三歲一郊猶或憚
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得已用三年而得祭或如後
漢以正月上丁祭南郊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正月上
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臣竊謂不然以三年迭祭為昊
天六年始一親祀此一不然是也後漢南齊之說不明

闕但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舍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乎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効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均南郊之賜予力主二至親郊事然魏文周武隋高祖唐睿宗亦是後王之失禮何必東漢南齊哉李清臣議同王存議王存不可陸佃議郊後有望祭請冬至親祠即圓丘之北别祀地祇議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典樂舞遣冢宰攝事於是神宗元豐二年夏至親祀地祇北郊一行之然則是焉可常行者哉

漢以來惟元魏宇文周隋煬唐睿宗四君行之至元豐焉五君行之紹聖三年躬祭地元符元年獨祭天焉六君行之崇寧政和宣和三行此禮焉前後七君行之而天下大亂分裂矣

右元豐二年分祭始議攷

元祐末請罷南郊合祭顧臨蘇軾范祖禹等八人主合祭范純仁曾肇劉安世二十二人主分祭顧蘇二公議略已見前范祖禹議當攷之李燾長編表樞祀事本末

回家有九朝國史及實録不在旅中未能盡檢曾肇議
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以有司攝事則不復有親
祭地祇之時主分祭親祠禮武仲乞檢會王存奏以孟
冬議北郊親祠范純仁議北郊上公攝事請於使苑設
望祠位舉爟火以望拜盛陶等議宜用先帝北郊儀注
罷合祭大常少卿王子韶議夏至日祭地方丘聖人垂
訓萬世不易之典回謂元祐諸人心事不同或迹在元
祐而心在熙豐如王子韶者豈是善讀書之人未識周

禮之為書何如也元祐七年南郊從顧臨蘇軾等議權行合祭權之一字乃終於分祭之萌孽也紹聖變元祐無不以熈豐意行之是豈真能佐人主行古禮者哉

右元祐權行合祭攷

蘇文注紹聖三年又下詔罷合祭以夏至日躬祭地祇於北郊元符元年南郊始獨祭天三年正月哲宗崩建亦不能一年兩郊中靖國元年徽宗又詔將來南郊見天地之初權祭天地於圜丘崇寧三年又罷合祭悉如元豐三年之議至

政和三年九月詔自今每遇冬祀大禮後祭地於方澤儀物仗衛悉從減省十二月九日又詔以來年夏至祭地於方澤四年五月二十日躬行北郊之儀自四年至宣和五年三行此禮焉　紫陽方氏曰王莽顓國三十年之間天地之祭五變而天下大亂元豐紹聖崇寧政和宣和五舉親祠北郊之祭違背祖宗狎侮天地遂致天下大亂後之為國者其無輕議禮哉

右哲徽二朝四祀北郊攷

元城語録元豐主分祭者陳襄李清臣之流主合祭者陳薦之流也元祐主分祭則曽肇范純仁之流主合祭者蘇軾顧臨之流元豐分祭之說勝其後紹聖三年及元符崇寧政和宣和親祠北郊則用元豐之說也回曰合去元符二字元祐合祭之說勝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南郊權合祭天地則用元祐之說也 紫陽方氏曰蘇長公謂劉器之真鉄漢其人剛正向來主分祭之說決非附會然天下事有是有非語録所紀更不別白合祭分祭孰是

孰非一以為分祭之説勝一以為合祭之説勝後之人將何所取决乎此亦可彼亦可乎愚謂南郊合祭天地不當以王莽為人而廢其言當以蘇長公所議奏為萬世之準且人主仰頭則見天於祭地之時則不祭天俯首則見地於祭天之時則不祭地此心安乎人子事父母必使異宫而奉養之乎天子諸侯祭宗廟祖必以妣配父先死母後死終喪則必祔母於皇考之廟祭天地不必分也其非大祀或有事而告於郊則就國之南郊

或有事而告於地則就右社稷之社左廟右社於宫門之内為郊於國之南而北郊不必行五帝之號徽有所革帝即天天即帝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人無二父母正矣

右元城語録合祭分祭攷

孫奭建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縣官臣民曰陛下曰大官曰上服用曰乘輿出入曰車駕各隨其義而稱亦以至尊

故也以天帝之神迭主五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為一神也

宋郊皇祐二年判大常寺上仁宗謂孫奭言如是是其得也然而欲去昊天上帝一位止設五帝則為未然稱昊天者以其元氣流通秉五行五氣普臨萬物因時人強以名故春曰蒼帝夏曰赤帝猶春為蒼天冬為玄天耳唐以來二說兼行故今享禮有六帝位奭何獨是五而非六乎故兼存則示聖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抑

經世圖云天王祀天之禮大抵常禮歲九郊雩明堂圜丘兆五帝於四郊也未然變禮有類造有禱祠有柴望有肆告有用牲稽諸經可歷考也歲凡大祭皆祀天神鄭氏之說是然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六天之說出於讖緯不攻自破矣王肅謂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迎氣明堂皆祭人帝如此則噫嘻祈穀我將天右孝經配上帝周禮禋祀皆非事天可乎肅之為說又不通矣常祀多分有時乎合大饗是也變

禮多合有時乎分巡守柴望是也

眉山蘇氏郊禮議有云三代常祀一歲九祀天再祀地皆天子親之故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未然要於一歲而親祀必徧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以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則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三年而不親祠百神也

紫陽方氏曰議禮如聚訟其所以然自秦焚書始多端而殊途自劉歆周禮始畔漢附王莽之賊臣此書為後世大患傳注之學雜以讖緯愈益淆亂自鄭玄始此一繆儒千訛萬舛注三禮箋詩釋書解易無狀已甚而王肅賈馬服頴諸人各有得失且如孫奭言稱天稱帝之名義是矣而五帝之說不能闢宋郊又以為六帝之位不敢裁抑經世圖分合之說是矣而四郊五帝六天亦苟且從之蘇文忠專主郊與明堂合祭為然而昊天五

天帝天皇地祇神州地祇不以周禮為非此四公皆有所未盡也先儒有謂周禮冬至祀天禮記卜郊用辛則日不同周禮祀天圜丘禮記燔柴泰壇則地不同大宗伯蒼璧禮天典瑞四圭有邸祀天則玉不同周禮大裘祀天禮記袞冕事天則服不同騂牲赤黝牲黑禮天蒼犢禮地黄犢則牲不同然皆攷之未精回已於廣攷三十條中畧分降神禮神祀神位兆牲樂所以不同者矣其最舛剌者鄭玄所言有冬至祀天之南郊又有冬至

祀天之圓丘有夏至祭地之北郊又有夏至祭地之方丘又有三王夏正祭感帝之南郊又有迎四時中央蒼赤黄白黑五帝之五郊又有起蟄龍見祈穀之二郊一歲凡十二郊天神一也有北辰耀寶魄等之天神又有五帝及日月星辰之天神地祇一也有崑崙之地示又有神州地祇之地示六代樂舞合祭為一說分祭為一說禮天神地示人鬼别為一說情狀無窮邪說不一最是冬夏二至以一天子之身而謂其郊丘二禮同日雙

行有此理乎近世三年一大禮非郊即明堂以圜丘即為郊禮之壇未為不是而郊也明堂也並合祭天地亦未為非天也帝也俱稱為昊天上帝地也后土也俱稱為后土皇地祇恐來世亦不可輕改矣古祭天十獻宗廟九獻而近世止於三獻玉幣牲樂蓋多苟且興而起之當不無來哲云

右諸儒言祭祀惟鄭玄大繆攷第三十六條

南渡後郊丘攷

建炎南渡紹興十三年正月以禮部大常寺申請命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知臨安府王喚依國朝禮制建郊丘於國之東南及建青城齋宫在嘉會門外南四里龍華寺西為壇四成上成從廣七丈再成十二丈三成十七丈四成二十二丈分十二陛陛七十二級壇及内壝七百九十步中外壝通二十五步燎壇方一丈高一丈二尺在壇南二十步内地餘四十步以列仗衛惟青城齋宫及望祭殿詔勿營臨事則為幕屋略倣汴京制度

大殿曰端誠便殿為熈成其外為泰禋門六月詔曰朕嗣膺歷服越在東南念初載於維揚嘗肇禋於泰時深惟累聖之成憲必尊三歲之親祠四涓路寢之筵夕曠圜壇之禮建炎元年丁未至四年庚戌紹興元年辛亥至十三年癸亥凡十七載郊一明堂四矣此第六祭大禮今日上穹垂祐邊境休兵寇盜弭寧民俗康阜日致慈寧之孝歲收高廩之豐格此休祥敢忘天報見祖禰於諸室念丘澤之一祠嘉與臣工共圖熈事朕以今年冬至日有事於南郊咨爾攸司各揚適職相予肆

祀罔或不恭十一月庚申用元祐郊禮合祭天地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於壇上北方南向西上設太祖太宗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北上席以蒲越併從祀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

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於第一龕

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五行五嶽神位六十有九於第二龕

二十八宿等中官五鎭四海四瀆神位百七十有二於第三龕外官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神位百五十有六於内壝之内衆星神位三百有六十於内壝之外

第一龕席以藁秸餘以莞而席皆内向

嘉泰三年增太子星庶子星宋星感生帝四神位設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卣簿萬二千二百二十人紹興二十五年增三千人祭器應用銅圭者權以陶木卣簿應用文繡者皆以纈代之

隆興二年甲申正月一日孝宗初郊先是臣僚言國朝多用冬至乾德元年藝祖初郊是年冬至適在二十九日以其近晦遂改用十六日甲子今初郊冬至亦在二十九日請詳議改吉遂改用正旦其詔有曰敬惟元月正得上辛亦權宜也

隆興三年以寢殿在淨明寺易安齋去青城稍遠乃徙寺之舊熈成殿於端誠殿後以充寢殿　紫陽方氏曰此用咸淳臨安志修有會要續會要李燾續通鑑長編

李心傳高孝繫年要録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仁宗英宗兩朝國史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陳均皇朝備要皆可詳攷偶客中乏此大抵一歲祀天帝者四無天與帝之分春上辛祈穀夏四月雩冬至日報皆於郊壇秋九月饗於屋設位於淨明齋宮每歲皆遣官行事三年一大禮人主親出則秋饗冬報不重舉郊有望祭殿以幕屋為之遇雨望祭其行事官當登郊壇而遇雨則於淨明齋宮望祭之無迎氣四郊之事禮亦簡矣

然運祚之脩短不在是君臣上下無誠心則祭雖多亦何益焉但所謂第一龕天皇大帝一位五方五位北極一位神州地祇一位乃劉歆之周禮鄭玄之周禮漢高文武宣之五帝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也繡衣鹵簿者太祖所爲今以纈代僞也陶木之器亦僞也旗幟非古則有陳祥道之攷云

南渡後明堂攷

仁廟以前循隋唐制季秋大饗寓祭郊壇皇祐二年庚

寅在位二十八年始議明堂享帝享親九年辛亥行禮
即禁中文德殿爲之者爲定制南渡紹興四年甲寅就
臨安行宫合祀天地並侑祖宗詔謂頗益㑹稽之近制
率循皇祐之前規先是紹興元年行於越上九月八日
辛丑未得九月節氣改用十八日辛亥是年九月五日
辛丑未得九月節氣改用十五日辛酉行宫草創一大
殿大朝㑹榜曰文德殿策進士唱名榜曰集英殿秋享
榜曰明堂殿正配四位從祀神位七百六十七御書明

堂又明堂之門六字前二日朝獻景靈宫前一日朝獻
太廟初太廟寓温州至是已建新太廟於臨安而景靈
宫未建但即常御殿設位朝獻紹興十三年始建景靈
宫於新莊橋之西孝宗嗣位四舉郊禮議者以太上光
堯不敢議及嚴父淳熈三年權禮侍李燾始有請六年
禮書翰學周必大議宗祀文王在成王之世則明堂不
專以父配所謂嚴父者蓋指周公推本武王之意追尊
文武之功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今若特舉秋享於禮

為允是年九月辛未遂合祭天地於明堂併侑祖宗必大視草赦書有曰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云紫陽方氏曰近世有建議者配以太祖太宗高宗寧宗四主蓋不知禮云

古今攷卷十五